



# 天书峡的浪漫地理学

市直 李春平

平利是安康最具自然禀赋的地方。这是上天赐予的宝地，凡人凡世奈何不得。妒忌也好，羡慕也好，谁都改变不了这个事实，最终我们只有按下心中的浮躁，感叹一下，静下心来去欣赏它，领略它，走访它。我们用采风的名义去探寻这片山水的神秘、幽静、旷达，与深远。当然，我也承认，面对史上从未有过的四十度高温酷暑，我放弃了直接抵抗，而是用“文化之旅”的方式去逃避或迂回，应该归结为一种临时性的生存策略。

从县城去天书峡是个下午，我们四点到景区，直接从闷热之地抵达了春天的季节，顺利地完成了个时令转换。最强烈的感觉是风不一样了。山下的风带着热浪，仿佛是从桑拿房吹出来的，打在身上，还有一层黏糊糊的东西附着在皮肤的表层。而山上的风则不同，它带着几分清爽，纯净而飘逸，能很快让人镇静下来。饭后，我们一行人到附近的林间徒步，大家谈笑风生，举步观景，山上的很多不认识草木，像初见的陌生人一样，既近且远。行一里许，有微汗渗出，应是步行生热所致。林中有沙沙轻响，是微风拂过的声音，也有虫鸟在林叶上的行踪发出的声音，与行人的喧嚣合成天人合一的交响。天幕碧蓝碧蓝，夹杂着轻纱一样的白云，吹弹可破。太阳落山之后，露出黄昏之象，远处的余晖映射到林间，将一颗颗树木映衬得特别真实，很有质感。蓝色越来越浓，我们将与苍山一目道目送归去的白日，迎来一个高山避暑的夜晚。这个夜晚属于天书峡，属于我们自己。我们在天书峡宽阔的肩上自娱自乐，直到半夜。

次日清早，我们匆匆吃了早饭就启程了，行进目标是徒步天书峡景区。顺着溪水，一路下行。饱含氧气的空气太干净了，呼吸着，全身通透，反而发现自己有点混浊了，哪有大自然那么纯净。溪水沿着峡谷而走，一路白浪，越走越深，越走越窄，两边翠绿的山峦仿佛快要挤在一起了，却又永远是分开的，成为左右两座完全不同的山。山上全是岩石，树木都生长在岩石的缝隙里，株株旺盛，充满野性，随意绽放着它们坚强的骨力与顽强的生命力。那些枯枝和朽木，都是清新的。随处可见的青苔又细嫩又肥美，看不出年月，但又能明显感觉到它们绝非短时间生长而成，爬行在

青苔上的虫子全是一副自由自在的样子，那是它们的乐土，有它们自由飞翔的天空。据说，青苔是一种苔藓类植物，富含多种维生素。嫩芽可食，可清蒸，可煲汤，其味鲜美。可惜我们这里没人食用，全给虫子吃了。

随行的女士们永远走在最后，永远是前方的迟到者。她们醉心于路边的奇花异草，以躯体贴近自然，用手机放大拍摄那些细小的花朵。让我瞬间想到，女人与花是具有同样性质的两个不同物种，妖娆，妩媚，鲜亮，所有用于鲜花的词语都同样可以用于她们。她们把那些可爱的花草拍摄下来，闲暇之时，在花草中寻求自己的影子，总会有几分暗合，那便是天然美与人性美的奇妙对话，必然是相得益彰。

突然一条飞瀑从山上倾泻下来，像小说情节的峰回路转，瞬间打断了我们的谈笑。抬头望去，虽说不是一个垂直的角度，但至少也有六七十度的坡度。水量并不大，因为从高处坠落，像是从上面砸下来的，沿途水花四溅，白茫茫的，轻盈，妙曼而优雅。同行的摄影师用手机随意拍了一张，竟然也十分好看。只是这瀑布见尾不见头，像是大自然虚构的一幅作品，是为了让游客在这里转换一下视角，体验“飞流直下三千尺”的神韵。

瀑布的出现，平添了天书峡的浪漫气质，也构成了浪漫地理学的基本特质。“人文地理学之父”段义孚曾经说过，文明时代首先会出现三种出类拔萃之人，美学家，英雄和圣人。美学家除了建造美好建筑，研究美学要义，更主要的还要会审美。我们在寻找自然景观，在与大自然的奇妙进行诗意的互动的时候，每一个凡夫俗子都成了审美对象的参与者和鉴赏者。我们徒步天书峡的过程，无疑就是一个审美的过程，也是一个享受美好生活的过程。看看这雄奇的大自然，人类真的是很卑微，很渺小，我们只能怀着敬仰与虔诚，去获取几分物哀之美。庄子在“齐物论”里就说过，万物平等，张载将其发展成了“民胞物与”，这是祖宗教给我们的认识论和辩证法。走在天书峡，沉迷于大好山水之中，将自己融入自然，融入画境，确有一点物我两忘的感觉。当我们忧心忡忡地谈论全球生态危机的时候，置身于

天书峡，这便是对我们极大的心理安慰，像在苦涩的心里加了一勺蜂蜜。继而又想，无论是生态文学巨臂梭罗，还是田园山水诗人陶潜，要是他们来到这里，也会产生跟我相复类似的感知与想象。

这时出现了一个清洁工，是一名四十多岁的精壮男子，背着一个沉重的机器，像是一个大型吹风机，专门清理地面上的落叶。看样子风力很大，扫荡式地行进。所过之处，落叶飞舞，归于路边，它们最终变成了泥土。闲聊得知，他每天都要做的工，就是做一个“特别能吹”的人。一路吹下去，再一路吹回来。所以，无论什么时候，这条曲径通幽的小径都是干干净净的。这么多人踩踏，却见不到一只脚印。

天书峡的浪漫气质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越走越险，越走越奇。到了核心区域，就是“万卷天书”所在之地。层层叠叠的岩石恣意堆放着，如同一个大型资料库，那一册册无以计数的竹筒，似乎整理过一部分，还有一部分尚未整理。后人把它们命名为“天书”，是很形象的。美国人文地理学家段义孚《浪漫地理学》一书中有说道：“浪漫主义倾向于表达感受，想象和思考的极端性。”天书峡的天造地设，很符合追寻崇高景观的目标要求。浪漫的本身是具有人文属性的一个美学词语，但自然景观本身也有着浪漫色彩，它是一种构图的浪漫和造型的浪漫。书是人类知识的重要载体，它具有崇高的天性。这天书倒是美极了，不怕虫蛀，不怕风吹日晒，亘古屹立，永存人间。可是，这些打不开的天书上写着什么呢？不知道。因为无法打开，才给了我们无限可能。你可以想象它写着什么就是什么，可以是经籍，可以是理想，可以是玄秘，可以是誓言，也可以是人间的诗词书画。不能读懂的游客们三三两两在这里拍照留影，他们的内心是茫然的，可又是坚实的。他们或许期待把自己美好的心灵和期盼在这里固定下来，与天书共存。而恋人们则是在这里留下爱的盟约，让彼此的爱如磐石。我们一行七人也在这里合影留念。离去之时，我在心里写下了一句话：“上苍布胜景，人间降天书”。

# 村里的自乐班

高涛

二十多年前，父亲从教师岗位退休回到村里，母亲也因年纪大辞去保洁员，两人和几个村里的赋闲老人，一来二去衍生出一个小小的秦腔自乐班。

也许是机缘巧合，也许是张家村秦腔文化氛围浓厚，一招呼，竟有近十几位秦腔戏迷，和三四个能伴奏的班底。短短七、八个月，简易的秦腔自乐班里，各种行当齐全，板胡、二胡，甚至柳琴都有人能弹奏，且技艺日渐娴熟；有的人是年轻时爱好，后来养家糊口抛在一边，现在重新拿出回家伙什，上手也快；有的人有音乐细胞，习练时间虽不长，但也能凑合搭班子；更让人吃惊的是，几个演唱者认真哼练，能唱《周仁回府》折子戏；还有个好小伙，白天是送水工，晚上来敲锣，还会打板。他右手拿、拇指捏住一根筷子粗细的木棍，带节奏的敲击小铜锣，富有腔调还自带节奏感：将小木棍往头上一举，乐手们便挺起腰身端坐，弓弦张开；小木棍一敲，“铿铿、锵锵”地开始演奏。

父母亲和老人们乐此不疲，不仅约定每周一、四晚上去村文化站活动，还凑份子添置了音箱、戏服。后来，他们鸟枪换炮积极申请乡镇与文化部门赞助了一套万余元音响设备，以及一面牛皮大鼓和三十多面铜钹儿。小小自乐班里又自带了锣鼓队、秧歌队、广场舞，活动精彩纷呈，每晚排练时，经常吸引附近二三十名村民前来观看。

特别在农历春节前后，自乐班白天挨家挨户敲锣打鼓送热闹。主人封不封红包无所谓，就图个过年气氛；晚上，自乐班在村文化站举办秦腔文艺汇演，连年轻人都放下麻将不打了，酒也不喝了，荤段子不讲了，赶来听戏，跳跳舞，抡起鼓槌，敲几下锣鼓，村里风气好转许多。让人不由感叹，个人喜好的自乐班，变成了大伙儿的爱好事，还有教化的高级功能，自动挤压了“低俗”的空间。看来，快乐传染也感染人。

原以为，这样就蛮好，人年纪大了，有个自娱自乐且健康的晚年生活。不承想，更精彩还在后面。

随着自乐班水平的逐年提升，村里红白喜事，主人都来邀请前往助阵演出。一般演出时长一个半小时左右。台上穿衣挂服，举手投足，有板有眼，唱到高潮处，台下降阵的掌声和“好！”“再来一段！”的连连喝彩声。开始仅在张家村各小组出演。主人送包烟，管顿饭，渲染个过事的氛围。慢慢地，自乐班名气大了，方圆十里的村民过事都要提前预约。条件好些的主人家，发个最大的微信红包，为吉利也图个喜庆。这让自乐班的班头有了劲，顺势将自乐班重新组建成高陵区秦腔协会，笼络了几十位骨干成员，发展会员近百人，成了些气候，文化行业变成了农村产业，真的是让人没有想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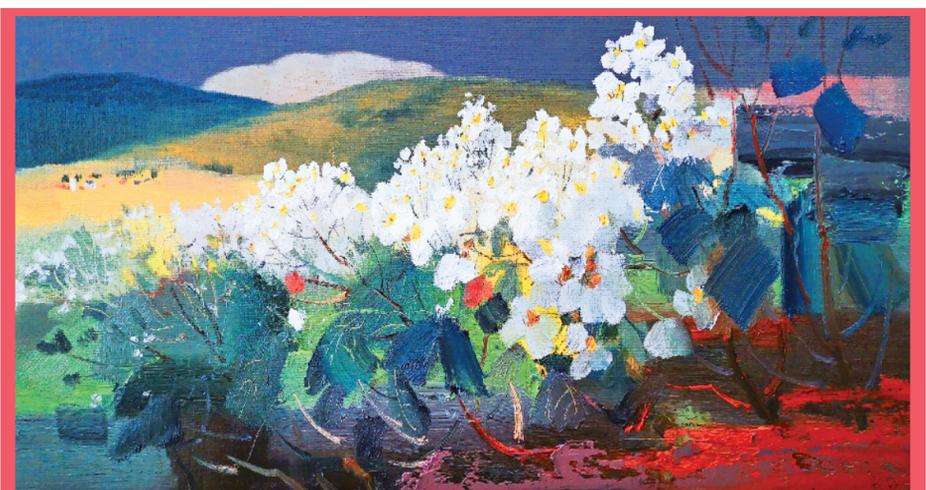
更没有想到的是，今年全区举办“献礼二十大·秦之声”群众秦腔大赛。大伙儿一听，踊跃报名参加，精心排练节目，上台表演一路过关斩将。初赛、决赛，台下观众用手机线上投票，评选自己心中的“唱将名角”。流火七月，一时间，县城大小广场上，秦腔声盖过了流行歌曲，公园街角总能听见二胡声，竟掀起了一股秦腔热潮。

秦腔，在关中白菜心的高陵，本就是起根发苗的大本营，也无疑是群众最喜欢的戏目，没有之一。大赛台上，冒出了许多秦腔少儿新秀，这让台下的戏迷们心中暗自高兴——秦腔后继有人！

捧回大奖的几位名角，带领着后来参加协会的爱好者，认真练习，从不懈怠也无骄傲。他们练习得很投入，从声腔到姿势，从气息到节奏，毫不马虎，也从无缺席。看得出，每个人都是从骨子里热爱秦腔的。

父亲在乐队里拉二胡，母亲的拿手戏是《周仁回府》。两人在秦腔演奏上，延续了一辈子好为人师的职业习惯，经常与大伙儿探讨节奏、旋律如何合拍，动作怎样优美。有时为了解清一个小问题，还专门跑到“老年大学”请教。他们结伴去西安易俗社学习充电，自掏腰包为协会维修设备。当然偶尔也会遇到点互怼的人和不愉快的事，他们总是哈哈一笑，淡然处之，时间长了，人品自高。村里的红白喜事，两人身兼数职，一会儿当账房先生，一会儿客串司仪主持，一会儿台上演唱伴奏，台前幕后，虽然忙碌，却因有为而快乐着。

自乐班在农村自娱自乐，秦腔在农村生根发芽，本就是再自然不过的事。而老年人的生活有乐有为，要我说，这也是再好不过的事了。



黄海林 作

# 瀛湖

第 1323 期



# 稻香

汉滨 王宗辉

时令已过立秋，红色高温仍没有半点要走的意思。而在这样的大热天，离安康城区 34 公里的月河沿岸梅子铺镇，却草木葳蕤，一派农田稻香的景象。凤凰山像一堵绿墙，白云像低低奔走在山顶、树顶、山顶的绵羊。身处这儿，阳光一般的阳光似乎被截去了一半。

水在草色如茵的灌溉沟中奔涌，哗哗地撩拨游人内心的童味。眼前是一览无余的稻鱼共生基地，海浪一样稻田，正在将大地上的蒸腾之气拉远，仿佛如黛一样的远山脚下才停下脚。杉树如卫士一般，站在田间房舍的两侧，好像又把绿色从地面拱起来，形成了翻滚之势。两只轻盈的白鹭，扑闪在广阔的稻田上空，像动着的眼睛，活化了这儿的一切。灌溉的谷子一粒粒黄地垂下，如一个个朴实无华的庄稼人。似神来之笔的，是田角水面余出一溜荷叶，几朵粉花，以及三五只红蜻蜓，五六尾稻花鱼。

说起这片 602 亩的稻鱼共生基地，安乐社区书记毛峰，掩饰不住内心的激动。他告诉我们，今年是他们第一次种养，目前稻谷和稻鱼都生长喜人，丰收在望。将来完善后，还将刺激区域经济整体全面发展。讲到这儿，毛书记感激地说，能有今天的局面，先行者、传播者“王凤琴”，功劳最大。

接下来，我们在袁庄村贡米基地，见到了 47 岁的致富领头人王凤琴。她笑吟吟的脸上，荡起的爽朗，如稻田旁荷叶上的水珠，晶莹剔透。从听她讲过去、现在、未来，不知怎的，我的内心莫名得澎湃，莫名得崇拜。

首先，她是一个心怀乡土的人。她初中毕业，就外出广州打工，在打工期间自考了工商管理专科。2010 年回乡做化妆品生意，小有成就后，注意到家乡水田的种植面积逐年减少，肥沃的土质逐年荒芜，且年轻人不愿在家务农。她想了很久才明白这个问题，究其原因是人多地少，人均几分田，守在家里种田，充其量只能混个温饱。于是，她在看准家乡的状况后，2016 年毅然弃商务农，作为发起人和另两个好姐妹，自筹资金 100 多万元，组建起安康市汉滨区姐妹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

其次，她是一个不服输的人。刚开始，她在袁庄村就流转土地 400 余亩，憧憬着准备大干一番。但要实现现代农业，绝非易事，于是她下地走进田间第一线，不懂就请教农技人员，在学中干，在干中学。可即便如此，2016 至 2018 年，合作社依旧连续亏空。最难的是 2018

年，对于看不见希望的前路，与她一起出资的姐妹都退了股，并劝她也放手吧。说到这里的时候，我注意到她笑的脸不见了，眼睛里似有泪水。谚语说：“看人挑担不吃力，事非经过不知难。”日子虽已过去，但记忆中的艰辛永远无法擦掉。

缓了一下，她继续说。对于姐妹的退股，她能理解，但她知道自己不能退出，开弓没有回头箭，不做出一点名堂，没办法给老百姓交代。于是，在这一股不服输的劲儿下，她咬紧牙，又重新规划。在这一年，她以父母姓名名的最后一字，注册了“耀银”商标。2019 年，又通过了“全国名特优新”认证，并争取到苏陕协作扶持。同年建设加工厂房 1000 平方米，开通线上 832 消费扶贫体验馆。通过订单收购，外出展销，线上加线下模式进行全方位销售。经这一系列的思路转变——狠抓二产加工、三产销售，合作社开始走向盈利。

最后，她是一个懂回报、会经营的人。2020 年，在合作社走向标准化种植的时候，她放开了一产种植，让周边农户参与进来。采取合作社统一提供种苗、统一技术培训指导，然后由合作社高于市场价收购产品的方式运营。直接带动贫困户 46 户 103 人脱贫，并为当地 50 多农民提供稳定就业岗位。而她的合作社也渐渐打造出了“安康绿色富硒大米”品牌，建成了以水稻种植为主导产业，具备高新技术试验示范、富硒粮油种植、农产品加工储藏、农业休闲观光和陕南富硒农产品电子商务网店五大功能的现代农业园区。

当我听到这儿，看到这儿的时候，忽然觉得，阳光不那么晒人了，满鼻腔都是丰收的迹象，犹如这颗颗饱满低垂的谷粒。这样的带头人，难道不正是大地上的时代书写者吗？这样的合作社，难道不正是老百姓的福音吗？

带有稻香的风，再一次迎面拂来时，我的视线穿过了王凤琴。阳光下的凤凰山亘古不变，仍旧那么伟岸，斗转星移，山脚下的良田在时代浪潮里焕发了新颜。突然，我想到了安乐社区墙上的一句警示语“守土有责、守土尽责”。我想这句话不仅是说给各级地方官的，更应该说给每一个生活在乡土上的人。乡村振兴的路究竟该怎么走呢，或许王凤琴和她的合作社，已经给了我们一个明确的答案。

我现在居住的地方，江河交汇，秦巴相依，水绕山转，状若太极，称之为：中华太极城。

大约是在明末，或清初的一个秋天，天空可能落着小雨，汉江上的风刮过来阵阵寒意。为逃饥荒和战乱，我的先举举家北迁。从湖北麻城出发，溯汉水而上，去异乡找寻生存的土地。汉江中游滩多浪急，江风陡峭，又是逆水负重而行，船工和纤夫皆万分辛苦。路上可能走了七天，或者九天，就来到了旬阳，在一个貌似太极城的地方，祖先们停下了脚步，最终选择在老城阴鱼岛上定居下来，到我这一辈，已浩浩然六代矣。

旧志云：洵河大半楚人家。说的就是我们。

如今，300 多年过去了，我们在这块土地上扎下根来。兴桑养蚕，印染织布促进了农耕文明，方言替代了母语，家族的树枝日益枝叶茂硕。我们把先人一个个送走，又迎来一拨拨新生，在慢慢逝去的光阴中完成了秦楚文化的嫁接，让她们生出奇花异果。

一眨眼，我已经在这个小城生活近 60 载了，而太极城发生的那些平凡而遥远的故事，恍若就在眼前，如满天星光，摇曳而多姿。

社火

社火因场面宏大，参与者众，歌舞器乐兼备，成为旧时旬阳春节期间最为热闹鼎盛的一项民间文化活动。社火少不了传统三大件：舞龙、耍狮、采莲船。小件配有竹马、地箩、赶驴、彩车、高跷、二鬼摔跤、张公背张婆、大头和尚戏柳翠等等，不一而足。

龙又分为懒龙、站龙和滚龙，常由 16 个汉子举舞，而关键是举龙首者。也有 16 个女子举舞，谓双龙，分黄绿。龙便有了性别之分。

狮子又叫太平灯，分为火狮子和神狮子。玩狮子的人大多是练家子，他们往往精着身子，俩人一组，随耍狮人移动，翻滚腾挪，八面威风。另外狮子还要负责打场子，躲开那些用石砖和牛角做的火冲和花炮。到了主家门前都要喝彩，一人领唱，众人皆合。祈福来年风调雨顺，天下太平。

彩船多为水运船只类型的缩小版。大致分为老鸹船、摆江和丘子船等。船打扮的珠光宏气，船里坐着美女姑娘，前有艄公撑船，左右有四个丫头帮船，还有媒婆摇在船前船后。彩船在民间社火表演中，极尽说学做唱之能事，乃为老少皆宜的一大看点。

而竹马、地箩、赶驴、彩车、高跷、二鬼摔跤、张公背张婆、大头和尚戏柳翠等，皆有各自表演的套路和绝活，既有秦人阳刚之美，又具楚国婉约之韵。

旧时的旬阳县城，民间社火班林立，最出名的当属东西二关的东社和西社。有小汉口之称的旬阳，水运十分昌盛，城外居民均以汉江、旬河水运为业，东关和西关大多居住着船工的后裔，他们经年生活在水上，驾船走水习以为常，男女们不仅水性好，歌唱得更野。而每年东西二关的社火比拼，更是像后娘打娃，使足了暗劲的。

县城的社火每年都是正月十二出灯，正月十六卧灯，先敬神仙，后游凡人，玩耍大街再游本社，彼时山城人头攒动，扶老携幼，巷满喧嚣，欢声笑语，好不热闹快活。

正月十二晚，东西二关应时出灯，两队社火狭缝于河街。锣鼓紧处，东社令字旗下闪出永字号船长胡老大，张口就是一段花鼓下河调：

唉，小小鲤鱼红了鳃，  
花鼓子好唱口难开。  
东社行的是顺风船，  
有种撑上来。  
张口就充满了火药味。  
胡老大歌声刚住，西社张驾车的七岔子便传了过来：  
唉，大河有水小河满，  
大河无水小河干。  
泥鳅爬在险滩上，  
想跃龙门难上难。  
势均力敌。往往以这样的斗法开头，一晚上都很难决出胜负，第二晚再接着斗，这只是文场。武场就要看各自表演的绝活了。

灯火阑珊时，人困马乏，打道回府。时值一九六一年正月十三日晚，天空飘着小雪，刚过一岁的我，骑在父亲脖子上，手脸冻得通红。

经验告诉人们，消亡的可能是糟粕，存活的大多皆珍珠。民族民间文化，如同那满山遍野生长的山菊，张开小口就能歌唱。在渐进的岁月中顽强着自己的生命，开花结实，万代繁衍，生生不息。

剧团

20 世纪六十年代初，我家从旬阳老城茶园搬到府民街(衙门口)居住，新家对门就是县汉剧团的剧场，叫汉江剧场。

记得当时剧场蛮大的，长排座椅上都编有号，用白漆喷在椅背上，左边双号，右边单号，纵横 6 个通道，大约可容纳 600 多人。剧场既能演戏，又能放电影，还能开大会，灯光、通风、隔音、消防、乐池等功能齐全，还有幻灯字幕机，就是音响效果差些。戏剧演员常常在台上把脸晒得通红，观众还是听不明白，只有伸长脖子，去看舞台两侧的字幕。字幕从舞台两侧垂下，再用幻灯机把字打上去，那些龙飞凤舞的字都是手写体，看上去也是一道风景。那就是这样，在那个年代还是蛮先进的呢。

那时县城的魁星楼还在，就在舞台后面，约有五、六层高，可能筑于明代，样子很是破败。楼上究竟有什么稀罕玩意儿，由于大人严禁我们攀登，所以一无所知。

剧场票房设在大大门口，有专人负责售票，票价一角钱左右。一般只售当日票，除了节假日有大型演出，才有预售。往往有新戏或电影上演，县城路口皆张贴海报。演出当日，售票窗口人头攒动，前涌后挤，更是百般地热闹了。其实有相当一批年轻人，挤上去主要是争抢那位漂亮的武昌售票妹子。于是有的人鞋挤丢了，有的人帽子挤掉了，有的人假牙挤掉了。

剧场外也是一个舞台。剧团那时演的主要是汉剧。记得剧目有《铡美案》《十五贯》《黄天荡》《柜中缘》和《辕门斩子》等，还演出了《朝阳沟》和《红灯记》等样板戏。不管演什么，都会有人去，只是那时人们都不富裕，听戏，剧场往往虚位以待，像人们的肠胃。往往在这时，剧场门口的鲁叔过来敲门，放我们进去看戏。说实话，我那时看戏大多都是“混”的。

到了 20 世纪 80 年代初，上面一个红头文件，就把县汉剧团给撤了。可是太极城里的人，对汉剧的感情却很深呢，他们至今能记得剧团文场武场里的那些“角儿”。谁谁花脸、谁谁小生、谁谁青衣、谁谁主弦、谁谁司鼓……一些老年票友更是自发组成了民间汉剧自乐班，若遇红白喜事，他们都要去唱上一晚，曰：唱万子。

剧团里的演员，大多都老了。许多人已经过世，他们早就不唱汉剧了。新世纪到来时，上级又让振兴汉剧，但这都是后来的事了。

